

1
 听见琴声了。就在这豫东历史名城——淮阳西南隅的弦歌台上，在这当年孔子遭厄绝粮、弦歌不止的地方。于是，我的眼前倏地一晃，内现出太史公描绘的孔子被困的情景——

 一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季节。一片离陈国都城不远的苇丛里。一群受陈国士大夫唆使的民工们,把游说诸侯、宣传仁政的孔子师徒团团包围起来，使其断粮绝炊，一连七日，只能靠芦根充饥活命。

 然而，老夫子并没屈服，依旧诵诗论道，架琴抚弦。只是提出了个令人困惑且悲愤的问题:我的学说不正确吗?我为什么被围困在这个地方？

 问话里含有多少痛苦和无奈。而痛苦又何止于一时的“围困”？这位受到后人顶礼膜拜的“至圣先师”，这位民族道德和精神的立法者,这位华夏文明的启蒙人,生前一直处处碰壁啊！终日凄凄惶惶,如他自嘲地形容:累累若丧家之犬。

2
 也许孔子的高足子贡回答得不无道理：老师的学说极其伟大,所以天下没人容得下，您何不稍稍降低点标准呢？的确，孔子的学说博大精深,后人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赞誉。

 而学说中最根本的一条,肯定是“仁”无疑了。对统治者，孔子强调实行“仁政”(或称“德政”),即“为政以德”；对平民则要求“仁爱”,即所谓的“仁者爱人”。老夫子要以此来构建一个充满“德”和“爱”的和谐世界。

 可惜,曲高和寡,应者寥寥。当时的社会正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列国的君王们醉心于抢城掠地的厮杀，谁肯放下屠刀,修文偃武呢？孔子的理想落空,行动受阻,实在形势使然,是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的现实。

 恐怕退一步,譬如放弃“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主张,孔子的命运将是另一种景象:以前,他也做过鲁国司寇(法院院长)一级的高官,且政绩卓然,后来,又有齐、卫的国君想要重用他,可由于不合于自己的为政理念,他或辞职、或拒绝,断然远离了官场,踏上了周游列国,寻求自己政治理想的道路,坎坎坷坷,颠颠簸簸，终于走到了濒临绝境的地步。按说,真应该进行一番反思了。

3
 我突然想起了苏格拉底，想起了那位享有“西方导师”之誉的希腊哲学家。也是战争带来的秩序破坏、道德沉沦,引发了他的深沉的思索。针对血腥争夺的“恶”,他告诫人们,人生的使命就是要拯救自己的灵魂，认识藏于灵魂深处的“善”。以此为基础,建起了西方最早的伦理体系。也是生活着迫,衣衫褴褛,带着一群弟子游说于雅典街头；言行轶事也由学生记录成书。只是结局更惨,竟被权势者

判处了死刑。

 东西方的两位精神泰斗,文化昆仑,远隔重洋,又“萧条异代不同时”,怎么命运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莫非真理是杜贞身上的珍珠,孕育者必须付出痛苦甚至生命的代价，方能够闪光吐彩,照亮后人?莫非志在匡世济民的思想家，还需要经过炼狱的煎熬，使灵肉分离,只有牺牲了骨肉,灵魂才可以馨香远播,芬芳千秋?那样的话,人生岂不等于为社会而活,太苦太累了？

4
 思想家和庸人本质的区别处，就在于信念、节操的不同吧？他们忠于自己的学说，一袭青衫下,往往裹副岩石般的铮铮硬骨。面对死亡，苏格拉底微微一笑，镇定地饮下了毒酒，以身殉道。生死关头,孔子一样的心定气闲,宁折不弯。用他的话叫做,只有“杀身以成仁”,决无“求生以害仁”的道理。此刻则从容地面对厄运,张琴抚弦,奏出一幅足以流芳千秋,令后人高山仰止的风景。

5
 老夫子弹奏的什么歌曲？太史公没明确记载。可能是《韶乐》吧？因为这首歌虞舜弹过,弹出了一个尧天舜日的阳光社会，孔子听

弦歌台的琴声

姚化勤

了曾陶醉其中,三月不知肉味；

 可能是《文王操》吧？因为这首歌周公弹过,弹出了一个“郁郁乎文”的礼仪之邦,孔子曾心驰神往,痴迷久之；

 也可能是《诗经》吧？因为孔子太爱那些古代的歌了,认为它“可以兴(培养想象力),可以观(提高观察力),可以群(增强集体感),可以怨(排遣怨气)。”(《论语·阳货篇》)曾亲自将它删定成书,并一一地弦而歌之。

 更可能在草根充饘、弦歌行饥的七昼夜里，所有的歌他全都弹了个遍。弹成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恒久的文魂胆胆,余韵悠悠,青藤似的,结出了瓜瓞绵绵。于是,有了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有了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视死如归,有了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赴汤蹈火……还有了涛吼浪涌的《黄河大合唱》，演奏出一个民族震天撼地的强音。

6
 然而,我已经好久没听到过这琴声了。生活在繁华又冷酷的城市里，日日被轰鸣的机器声,嘈杂的叫卖声,疯狂的蹦迪声,以及昏天黑地的麻将声包围着。现代社会的喧嚣,令人亢奋,也使人迷惘。总觉得自己形同皮影戏里的木偶,让一只看不见的手机纵着,白日登台时也要呀,唱呀,搞笑呀……似乎活得热热闹闹,趣味盎然,晚上卸妆后,却常常感到莫

名的空虚和惆怅。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忙忙碌碌就为了一己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没有追求目标的人们，和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又有什么两样？

 苦闷难解时,我问问过为救赎人类、血染“十字架”的上帝之子，也咨询过大慈大悲的菩萨,而最终,还是沿着太史公指引的路径，寻寻觅觅，来到了弦歌台上——来到了这片属于我们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

7
 人生短促,无论你贵贱善恶,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就会消亡。唯独人的美德善行能够与世长存,永远地活在子孙们的心里。如今,走遍古城，再也看不到当年陈国权贵们的痕迹——哪怕一丝一毫。连都城也早随着神州的一统,先后易主为陈州府、淮阳郡、淮阳县了。但孔子师徒在此的言行举止,却一代一代地流传着，一直受到后人由衷的钦敬,恰如这弦歌台上的一副楹联所说：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秋犹自仰高山。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晚生学子来到此处,瞻仰先师的绝粮遗址，聆听弦歌的遗响余韵，俎豆祭奠,传承黄河放歌般的主旋律。

8
 我伫立弦歌台沉思良久。

 我知道，弦歌台的建立,本身就显示了后人对孔子师生行为的怀念和学说的肯定。虽然大殿内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个个衣冠楚楚,端庄凝重,是后世的帝王们册封过的“圣人”模样，

很难与那群断粮绝炊的落难书生再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毕竟建在夫子师徒当年绝粮的地方,透过雕像,我看到的仍然是坎坷一生、几近走投无路的孔子——一个以行“仁”复“礼”、构建和谐世界为己任、百折不挠的思想者,一个敢对暴君大声说“不”、特立独行的勇士,一个穷则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哲人,一个首创平民学校、桃李遍天下的伟大教育家。

 其实，真实的孔子本身就是一部大书——一部堪与《论语》、以及记录苏格拉底言行的《对话录》相媲美的哲学经典。从中,我读出了什么叫人生意义,什么叫社会责任感,心中充实了许多。

 于是,我绕过大殿，来到院中孔子铜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默默地请求道:老师,愿意收下我这个迟到的学生吗?无法、也不敢忝居三千弟子之列,做个不入学籍的函授生也好。

 孔子不语。
 唯有悠扬的琴声，氤氲出一派古典的氛围。不!不是幻觉。琴声正从附近的小学校里传来,时而清晰,时而隐约,若断若续,缠绵悦耳,淅沥春雨般润酥了我要将干涸的心田。

 孔子的遗产后继有人。

 听着，听着，不由自主地,我的眼里竟涌满了泪花。

 这些年来,总喜欢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里看落日。当夕阳的最后一抹光芒消隐在瓦房的屋脊，淡淡的暮色渲染开来,村庄、树木、房屋都沉浸在苍茫如黛的暮色里,淡定而安详。穿街走巷的风此刻躲在墙角,树梢一动不动地缓缓地覆盖着世间的万物。村口,收工归家的牛低头踱着缓慢的步子,身后拉着一车青草,白色的羊群蠕动在回家的乡间小道上,鸡在院子里最后逡巡了一遍，一只只地飞上树枝,猪也要睡了,哼哼了两声后就挤在一起进入梦乡。

 暮色随着母亲进了家门。母亲卸下一天的劳作收获，一袋棉花,几把豆角,抑或一捆青草,几块红薯,也卸下一身的疲惫。还没来得及揉揉酸痛的和肩,母亲就又走进厨房,准备一家人的晚餐。风箱呼啦呼啦地响着,干燥的柴草在灶膛里噼啪作响,红彤彤的烈焰舔着锅底,煮着锅里简单的饭食。屋顶的青瓦上升起缕缕炊烟,草木灰味在街巷里飘散，重复着多少年来一成不变的烟火人生。

 暮色是黑夜的序幕。吃完饭,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洗刷缝补,收拾捡垃,打发漫长而寂寥的时光,打点一家人的生活。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喜欢吹灭灯聊天，在院子里仰头看晶莹璀璨的星星,不仅节约煤油,话语也因此明亮。有邻居来访,母亲就点亮两盏灯,还特地用缝衣针把灯芯挑大,照得屋里堆满了光的积雪。那个年代,没有好吃的,我们只有用灯光招待客人。月光如水的晚上,风轻树静,淡淡的薄雾轻纱般笼罩着院子,我们在月光下剥着玉米,说着远远近近的事。

 妹妹就是在暮色时分走失的。五岁的妹妹因为贪玩弄断了邻居家的晾衣绳,胆小的她以为犯了天大的错，一声不吭地独自出走了，村外苍茫的暮色迅速淹没了她小小的身体。全家人疯了似的四处寻找妹妹,年迈的奶奶颇着小脚一夜摸黑赶了三十多里土路，热心的邻居们放下家里的活计,顶着暮色找遍了方圆几十里的沟沟坎坎。妹妹出走后,我整夜开着家里所有的灯,驱赶淹没妹妹的暮

色,坐在家门口等她回来,因为冥冥中我相信妹妹一定会循着我为她打开的灯光回家的。

 黑夜与光明在日暮时交接，生命与死亡在暗夜时更迭。每个暮色苍茫时分,都有生命诞生或消失。那年,姥姥随着暮色的到来，消失在夜的深处，从此我想念她的时候,只有一张照片。后来,每当我在漆黑的午夜睁开眼睛,看到窗外黑色的窗户和紧闭的门时，总是像无助的孩子寻找温暖的怀抱,彷徨,凄楚,惶恐,孤独,我只有睁着眼睛独自熬过这长夜漫漫。初秋的午后,在外辗转多年的我带着一身疲惫和风尘,踏着遍地落叶去她安息的地方看她。姥姥在秋天煦暖的落日下显得格外安详宁静，我依偎着她，好像儿时栖息在她的怀抱里，隔着埋她的黄土,轻轻地闭上眼睛,感受她温柔深情的气息，回忆小时候的一点一滴。眼泪涌出酸楚的眼底,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变凉。

 多少年后，在飞机上看到机翼下的落日,有着那样令人陶醉的酡红,但想到终将沉入万劫不复的黑暗,无边的苍凉便在心底蔓延开来。总觉得柔软而婉约的暮色时分天边的那抹晚霞,如美人两颊胭脂的最后一丝绯红，后面是即将一晃而过的流年惊梦,如人生中的惊鸿瞥影。暮色时分,在袅袅的茶香间,在飘忽的灯光里,在飘渺的音乐中,读发黄的旧信,看发黄的老照片，想那些曾经的感情会不会被岁月雨打风吹去,看那些镜头定格的一瞬间,就像看一场关于过去的无声电影,里面的人有着隔帘花影般的表情。那些过去了的年月,那些相遇的人和场景,却因为暮色的冲洗而在记忆的底片上愈发清晰起来。时间不会停驻，岁月永远匆匆,照片上青春年年生发,而人却不知去了哪里,除了时光,没有永恒。

 恍惚中,忆起流年碎影中的旧闻旧事,如斑斑驳驳的墙,旧的脱落,新的呈现,总是迷离而模糊。而今在他乡，故人难聚,在暮色苍茫中,想那些苍茫暮色下的人和事，是否依旧如昨。



井冈山抒怀

程鹏/文 苏童/图

巍巍井冈山贺岁，
千秋功业传奇多；
英雄虎胆惊天地，
伟人韬略淡浓墨；
莽莽青山燃星火，
亭亭翠竹唱赞歌；
把酒黄洋祭忠魂，
豪情为国动山河。

热爱（外二首）

霍楠园

体我的精灵
我写诗时灵动的手指
流淌的小提琴声
和不止一次探索的频道

吹过发梢的风
穿过一切的静寂
掀起一角的易安诗词
我的镇纸压着了
最后一行的忧伤

一场不清自来的雨
与筹谋许久的酝酿
在空中交集

还是那连绵不绝的蝉声
为我的城市镀上了
夏天的边柜

一杯蓝山
深度烘焙

从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辗转来到我的面前
而在此之前
路历了日光暴晒 高空气流

始终保持着原始的香
烘焙，是生豆向
熟豆的一种演变

是指烘焙的次数
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
身边是拥挤的同类
脚下是滚烫的炭火

愈加醇厚的香味
从全身发散出来
这种感觉,像是对谁的爱

一只蚂蚁穿行在书籍

一只蚂蚁穿行在书籍
细满的诗行
低处已快落雨
它的登高 是如此缓慢

而它迅速 的身体
被风一直吹
很快移走
被风移走

它的内心丰富堪比深秋的红叶
它在书籍中穿行
仿佛等待谁无情的拇指
把生命的激情 优雅地上升

一夜秋风凉,夜来的风雨以迅雷之势将中原的酷暑扫尽。清晨,窗外仍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三楼的老屋里，一沓古典雅致的《百坡》把我带到五年前。

 2004年初夏的邢台笔会，两个长发飘逸、书卷气十足的“川妹子”——梭子、林雪儿和一本古色古香的《百坡》成为一个永久的定格。那个下午，优雅、英气逼人的女编辑梭子和她手中雅致的《百坡》以一种绝配的姿态震住了我。

 唉,虽然也算好书的了,对东坡先生也算钟爱的了,但读书功力还是不够,没能改变自己地理的无知和狭隘。只知道川渝有很辣的菜和很多很辣的川妹子,却没想到自古巴蜀多奇才,鬼才,天下第一才子苏东坡却是眉山人,眉山是如此的老家。更没想到的是,川妹子有如此优雅的书卷气，如一朵朵纯洁的雪莲。只是,书讨得晚了,梭子的《百坡》已名花有主,她答应回去后寄给我。

 结束笔会，翻开崭新的《苏东坡传》。果然，传记的第二章是专写眉山的。“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陲，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亦即人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二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席之地。”怪不得两位川妹子如此洒脱,如此飘逸,如此有底气！

 此时的我，似有时光老人的恩准,倏忽之间,川西的大门向一个懵懂中原女子打开了。

 梭子如约寄来了《百坡》。我还知道了,眉山,古称“眉州”、“青州”,不仅仅有三苏父子名满天下，更早已走出了西晋文学家李密。受三苏文气影响的

宋代,300年间竟出了886名进士,连宋仁宗皇帝都感叹:“天下好学子士多在眉山。”大诗人陆游为此赞誉:“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

 在那本带着墨香的杂志里,才女林雪儿的《在散文世界里》惊了我久违的文学梦。忽然觉得,丢了许久的文学梦在川西找到了！是的,“也许周围都是黑暗,我只是做一个做梦的浑噩的生物,忽然间有人来了,擎一把缪斯的火炬,在炫目的同时,我好生感动。于是渴望像萤火虫一样发出点点的光来”。说真的，它带来的狂喜让我有生命的重生之感。没办法,我无法抗拒地深爱上了川西那片诗意的土地。

 林雪儿为此写了《从宛丘到洛阳》。看过林雪儿的文章,我忍不住开玩笑:“从淮阳到开封可谓一路谈笑风生，只是到洛阳郑县拜谒苏东坡墓园时与其他语调明显不同，知道雪儿和老乡感情不一般。”林雪儿毫不掩饰地说:“只有去看苏东坡的时候，还没到就有想流泪的感觉。对于苏东坡，不怕你笑话，我是把他当成情人来写的。常和老公开玩笑,说假如苏东坡在世,我一定嫁他。老公也吃醋,说他梦见苏东坡很丑,每每如此,我不饶他,苏东坡怎么可以丑呢，所以他在我心中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老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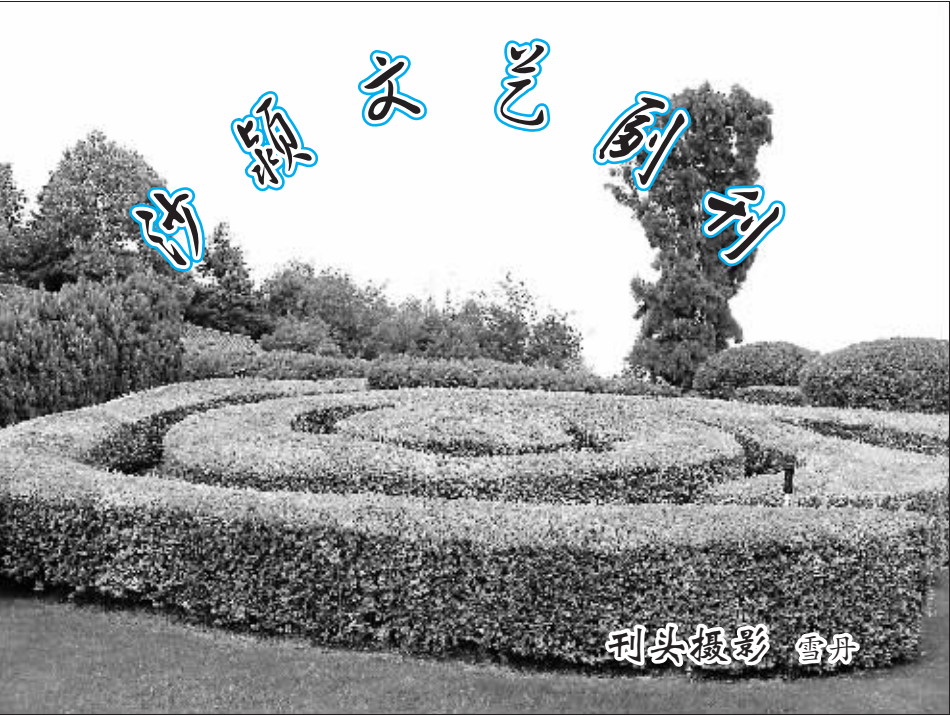
 我只有笑。笑她们如洒脱的东坡一

东坡的眉山

董素芝

 几年里,我陆陆续续收到了梭子的《百坡》。《百坡》给我的眉山是诗意的鲜活的可爱的。遥想东坡当年,从眉山出川了,靠一支毛笔,一群汉字,“一肚子不合时宜”,从混浊浓重的世俗生活中脱颖而出，为中国人洗濯出了一颗清爽高尚之心，进而成了一个遗世独立的“文化英雄”。而今,眉山的山水,东坡的血脉和灵气仍在滋养着一代代风流洒脱的文人，他们像可敬可爱可亲的东坡一样元气淋漓地生活在川西湿润的土地上,一样的天真烂漫,一样的赤子情怀,一样的悲天悯人,一样的秉性乐天,让眉山永远散发着诗情画意,永远充满文学的阳光、热情和味道。

 说老实话,多姿多彩的眉山,让生长在厚重得有点沉重的中原的我生出几分羡慕,几分温暖、几分向往。觉得率性、自我的川人真幸福。尤其喜欢那么多率性的才女张口就来:“来生便嫁苏东坡。”两年前,梭子、林雪儿中原行，



刊头摄影 雪舟

月松打开门，看进来的是金老师,就惊喜地问道,金老师,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金老师甜甜地说,月松,我给你送月亮来了。

 给我送月亮?月松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对金老师说，老师,我不要月亮了,妈妈说月亮在高高的天上挂着,我们是够不到的。
 今天上午吃过午饭，月松异想天开地缠着妈妈要月亮,被妈妈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月松到幼儿园时双眼还是红红的。金老师知道后,晚上就给月松送月亮来了。

 我先给你讲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吧！金老师讲道,传说啊月亮里有一棵五百丈高的月桂树,汉朝时有个叫吴刚的人最不爱学习了,为了惩罚他,人们就让他月亮里砍桂树。但月亮里的桂树太神奇了,砍出的伤口很快就长好了。吴刚就不停地砍啊,砍啊，一直砍到现在……

 我给你唱一首关于月亮的歌曲吧。金老师甜美的声音在屋内回荡着，在母女耳边萦绕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给你画一个美丽的月亮吧。刷刷几笔,洁白的纸上就出现了一轮洒着银辉的月亮。月松拍着手喊,太像了,老师画得太像了。

 站在她们身后的刘慧的双眼湿润了。和金老师相比，她这个做妈妈的差得太远太远了。

小小说

送月亮

顾振威

我想要的是真实的月亮!月松小声囁嚅道。

 月松,不要无理取闹。刘慧不满地说。
 金老师对刘慧说道，麻烦你拿个水盆，在水盆里倒满清水。

 来到秋虫唧唧的庭院，月松惊喜地看到天上有个圆圆的月亮,水盆里也有一个圆圆的月亮。月松慌忙伸手去抓,盆里的月亮碎了。

 金老师亲昵地拍着月松稚嫩的肩膀说,小月松,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美好的东西,像公园的花啊草啊娱乐设施啊,那是我们大家共有的财富,我们不能占为己有,占为己有就是自私了。就像是水中的月亮一样,你一捞它就碎了,你是得不到月亮的。月松,我给你讲了故事唱了歌，还让你看了水盆里的月亮,你总该背一首关于月亮的诗歌犒劳犒劳我吧？

 月松拍着小手，摇晃着脑袋背诵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这时金老师的手机响了。她打开手机,丈夫焦急地说,孩子又起烧了,你快回来吧！

 金老师笑道,我家中有事要回去了,月松,快和老师说再见。

 看着皎洁月光下金老师离去的背影,刘慧感到她打月松的右手在隐隐作痛。

 妈妈,这个晚上我过得太愉快了。月松高兴地说。

 刘慧动情地对月松说，金老师真是太好了,她给你送来的是一轮明月,同时也是能温暖你一生的金灿灿的太阳啊！